

第九十九回

九九數完魔剗盡

三三行滿道歸根

話表八金剛既送唐僧回國不題。那三層門下，有五方揭諦，四值功曹，六丁六甲，護教伽藍，走向觀音菩薩前啟道：『弟子等向蒙菩薩法旨，暗中保護聖僧，今日聖僧行滿，菩薩繳了佛祖金旨，我等望菩薩准繳法旨。』菩薩亦甚喜道：『准繳，准繳。』又問道：『那唐僧四衆，一路上心行何如？』諸神道：『委實心虔志誠，料不能逃菩薩洞察。但只是唐僧受過之苦，真不可言。他一路上歷過的災愆患難，弟子已謹記在此。這就是他災難的簿子。』

菩薩從頭看了一遍，上寫着：

『蒙差揭諦皈依，謹記唐僧難數清：金蟬遭貶第一難，出胎幾殺第二難。滿月拋江第三難，親親報冤第四難。城逢虎第五難，折從落坑第六難。雙叉嶺上第

七難，兩界山頭第八難，陡調換馬第九難，被火燒第十難，失却袈裟十一難，收降八戒十二難，黃風怪阻十三難，請求靈吉十四難，流沙難渡十五難，收得沙僧十六難，四聖顯化十七難，五莊觀中十八難，難活人參十九難，貶退心猿二十難，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難，寶象國捎書二十二難，金盞殿變虎二十三難，平頂山逢魔二十四難，蓮花洞高懸二十五難，烏雞國救主二十六難，被魔化身二十七難，號山逢怪二十八難，風攝聖僧二十九難，心猿遭害三十難，請聖降妖三十一難，黑河沉沒三十二難，搬運車遲三十三難，大賭輸贏三十四難，祛道興僧三十五難，路逢大水三十六難，身落天河三十七難，魚籃現身三十八難，金嶼山遇怪三十九難，普天神難伏四十難，問佛根源四十一難，吃水遭毒四十二難，西梁國留婚四十三難，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難，再貶心猿四十五難，難辨獼猴四十六難，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難，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難，收縛魔王四十九難，賽城掃塔五十難，取寶救僧五十一難，棘林吟咏五十二難，小雷音遇難五十三難，諸天神遭困

五十四難。稀柿衙穢阻，五十五難。朱紫國行醫，五十六難。拯救疲癯，五十七難。降妖取后，五十八難。七情迷沒，五十九難。多目遭傷，六十難。路阻獅駝，六十一難。怪分三色，六十二難。城裏遇災，六十三難。請佛收魔，六十四難。比丘救子，六十五難。辨認真邪，六十六難。松林救怪，六十七難。僧房臥病，六十八難。無底洞遭困，六十九難。滅法國難行，七十難。隱霧山遇魔，七十一難。鳳仙郡求雨，七十二難。失落兵器，七十三難。會慶釘鈹，七十四難。竹節山遭難，七十五難。玄英洞受苦，七十六難。趕捉犀牛，七十七難。天竺招婚，七十八難。銅臺府監禁，七十九難。凌雲渡脫胎，八十難。路經十萬八千里，聖僧歷難簿分明。』

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，忽傳聲道：『佛門中「九九」歸真。聖僧受過八十難，還少一難，不得完成此數。』即命揭諦，『趕上金剛，還生一難者。』這揭諦得令，飛雲一駕向東來。一晝夜趕上八大金剛，附耳低言道：『如此如此……謹遵菩薩法旨，不得違誤。』八大金剛聞得此言，刷的把風按下，將他四衆，連馬與經，墜落下地。噫！正是那——

九九歸真道行難，堅持篤志立玄關。必須苦練邪魔退，定要修持正法還。莫把經章當容易，聖僧難過許多般。古來妙合參同契，毫髮差殊不結丹。

三藏腳踏了凡地，自覺心驚。八戒呵呵大笑道：『好好好！這正是要快得遲。』沙僧道：『好好好！是我們走快了些兒，教我們在此歇歇哩。』大聖道：『俗語云：『十日灘頭坐，一日行九灘。』』三藏道：『你三個且休鬪嘴，認認方向，看這是甚麼地方。』沙僧轉頭四望道：『是這裏！這裏！師父，你聽聽水響。』行者道：『水響想是你的祖家了。』八戒道：『他祖家乃流沙河。』沙僧道：『不是，不是。此通天河也。』三藏道：『徒弟啊，仔細看在那岸。』

行者縱身跳起，用手擦涼篷，仔細看了，下來道：『師父，此是通天河西岸。』三藏道：『我記起來了。東岸邊原有個陳家莊。那年到此，虧你救了他兒女，深感我們，要造船相送，幸白龍伏波。我記得西岸上，四無人煙。這番如何是好？』八戒道：『只說凡人會作弊，原來這佛面前的金剛也會作弊。他奉佛旨，教送我們東回，怎麼到此半路上就丟下我們？如今豈不進退兩

難怎生過去？』沙僧道：『二哥休報怨。我的師父已得了道，前在凌雲渡已脫了凡胎，今番斷不落水。教師兄同你我都作起攝法，把師父駕過去也。』行者頻頻的暗笑道：『駕不去！駕不去！』你看他怎麼就說個駕不去？若肯使出神通，說破飛昇之奧妙，師徒們就一千個河也過去了；只因心裏明白，知道唐僧九九之數未完，還該有一難，故羈留於此。

師徒們口裏紛紛的講，足下徐徐的行，直至水邊，忽聽得有人叫道：『唐聖僧，唐聖僧！這裏來！這裏來！』四衆皆驚，舉頭觀看，四無人跡，又沒舟船，却是一個大白賴頭龜在岸邊探着頭叫道：『老師父，我等了這幾年，却纔回也。』行者笑道：『老龜，向年累你，今歲又得相逢。』

三藏與八戒、沙僧都歡喜不盡。行者道：『老龜，你果有接待之心，可上岸來。』那龜即縱身爬上河來。行者叫把馬牽上他身。八戒還蹲在馬尾之後，唐僧站在馬頸左邊，沙僧站在右邊，行者一脚踏着老龜的項，一脚踏着老龜的頭，叫道：『老龜，好生走穩着。』那老龜蹬開四足，踏水面如行平地，將他師徒四衆，連馬五口，馱在身上，竟回東岸而來。誠所謂——

不二門中法與玄，諸魔戰退識人天。本來面目今方見，一體原因始得全。乘證三
乘隨出入，丹成九轉任周旋。挑包飛杖通休講，幸喜還元遇老龍。

老龍馱着他們，鬢波踏浪，行經多半日，將次天晚，好近東岸，忽然問曰：『老師父，我向年
曾央到西方見我佛如來，與我問聲歸着之事，還有多少年壽？果曾問否？』原來那長老自到
西天玉真觀沐浴，凌雲渡脫胎，步上靈山，專心拜佛，及參諸佛菩薩聖僧等衆，意念只在取經，
他事一毫不理，所以不曾問得老龍年壽，無言可答，却又不敢欺，打誑語，沉吟半晌，不曾答應。
老龍卽知不會替他問了，就將身一幌，唵喇的淬下水去，把他四衆連馬并經，通皆落水。咦！還
喜得唐僧脫了胎，成了道。若似前番，已經沉底。又幸白馬是龍，八戒沙僧會水，行者笑巍巍顯
大神通，把唐僧扶駕出水，登彼東岸。只是經包、衣服、鞍轡，俱溼了。

師徒方登岸整理，忽又一陣狂風，天色昏暗，雷爛俱作，走石飛沙。但見那：

一陣風，乾坤播蕩；一聲雷，振動山川。一個爛，鑽雲飛火；一天霧，大地遮漫。風氣呼
號，雷聲激烈。爛星紅錯，霧迷星月。風鼓釣沙塵撲面，雷驚的虎豹藏形。爛幌的飛

禽叫噪，霧漫的樹木無踪。那風攪得個通天河波浪翻騰，那雷振得個通天河魚龍喪胆。那烟照得個通天河徹底光明，那霧蓋得個通天河岸崖昏慘。好風！好山！好石！松篁倒！好雷！驚螫傷人感勢豪。好烟！流天照野金蛇走。好霧！混混漫漫空蔽九霄。

說得那三藏按住了經包，沙僧壓住了經擔；八戒牽住了白馬，行者却雙手輪起鐵棒，左右護持。原來那風，霧，雷，烟，乃是些陰魔作號，欲奪所取之經。勞攘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却纔止息。長老一身水衣，戰兢兢的道：『悟空，這是怎的起？』行者氣呼呼的道：『師父，你不知就裏。我等保護你取獲此經，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，可以與乾坤並久，日月同明，壽享長春，法身不朽。此所以爲天地不容，鬼神所忌，欲來暗奪之耳。一則這經是水濕透了；二則是你的正法身壓住，雷不能轟，電不能照，霧不能迷；又是老孫輪着鐵棒，使純陽之性，護持住了；及至天明，陽氣又盛，所以不能奪去。』

三藏，八戒，沙僧，方纔省悟，各謝不盡。少頃，太陽高照，却移經於高岸上，開包曬晾。至今彼

處曬經之石尙存。他們又將衣鞋都曬在崖旁，立的立，坐的坐，跳的跳，真個是——

一體純陽喜向陽陰魔不敢逞強梁。須知水勝真經伏，不怕風雷烟霧光。自此清平歸正覺，從今安泰到仙鄉。曬經石上留踪跡，千古無魔到此方。

他四衆檢看經本，一一曬晾，早見幾個打魚人，來過河邊，抬頭看見，內有認得的道：『師父可是前年過此河往西天取經的？』八戒道：『正是，正是，你是那裏人？怎麼認得我們？』漁人道：『我們是陳家莊上人。』八戒道：『陳家莊離此有多遠？』漁人道：『過此衝南有二十里，就是也。』八戒道：『師父，我們把經搬到陳家莊上曬去。他那裏有住坐，又有得吃，就教他家與我們漿漿衣服，却不是好？』三藏道：『不去罷。在此曬乾了，就收拾找路回也。』

那幾個漁人，行過南衝，恰遇着陳澄，叫道：『二老官，前年在你家替祭兒子的師父回來了。』陳澄道：『你在那裏看見？』漁人回指道：『都在那石上曬經哩。』陳澄隨帶了幾個佃戶，走過衝來，望見，跑近前跪下道：『老爺取經回來，功成行滿，怎麼不到舍下，却在這裏盤弄？』

快請，快請到舍。』行者道：『等曬乾了經，和你去。』陳澄又問道：『老爺的經典，衣物，如何溼了？』三藏道：『昔年虧白鼃馱渡河西，今年又蒙他馱渡河東，已將近岸，被他問昔年託閻佛祖壽年之事，我本未曾問得，他遂淬在水內，故此濕了。』又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。

那陳澄拜請甚懇，三藏無已，遂收拾經卷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，遂將經尾沾破了。所以至今本行經不全，曬經石上猶有字跡。三藏懊悔道：『是我們怠慢了，不曾看顧得！』行者笑道：『不在此！不在此！蓋天地不全，這經原是全部的。今沾破了，乃是應不全之奧妙也。豈人力所能與耶？』

師徒們果收拾畢，同陳澄赴莊。那莊上人家，一個傳十，十個傳百，百個傳千，若老若幼，都來接看。陳清聞說，就擺香案，在門前迎迓；又命鼓樂吹打。少頃，到了，迎入。陳清領合家人眷，俱出來拜見，拜謝昔日救女兒之恩，隨命看茶擺齋。

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，仙餌，又脫了凡胎成佛，全不思凡間之食。二老苦勸，沒奈何，略見他意。孫大聖自來不吃煙火食，也道：『穀了。』沙僧也不甚吃。八戒也不似前番，就放下碗。

行者道：『獸子也不吃了？』八戒道：『不知怎麼，脾胃一時就弱了。』遂此收了齋筵，却又開取經之事。三藏又將先至玉真觀沐浴，凌雲渡身輕，及至雷音寺參如來，口珍樓賜宴，寶閣傳經，始被二尊者討人事未遂，故傳無字之經，後復拜告如來，始得授一藏之數，并白龍淬水，陰魔暗奪之事，細細陳了一遍，就欲拜別。

那二老舉家如何肯放，且道：『向蒙救拔兒女深恩莫報，已創建一座院宇，名曰救生寺，專侍奉香火不絕。』又喚出原替祭之兒女陳關保，一秤金，叩謝，復請至寺觀看。三藏却又將經包兒收在他家堂前，與他念了一卷寶常經。後至寺中，只見陳家又設饌在此，還不曾坐下，又一起來請，還不曾舉筋，又一起來請，絡繹不絕，爭不上手。三藏俱不敢辭，略略見意，只見那座寺果蓋得齊整——

山門紅粉膩，多賴施主功。一座樓臺從此立，兩廊房宇自今興。朱紅隔扇，七寶玲瓏。香氣飄雲漢，清光滿太空。幾株嫩柏還澆水，數榦喬松未結叢。活水迎前，通天疊疊翻波浪；高崖倚後，山脉重重接地龍。

三藏看畢，纔上高樓。樓上果裝塑着他四衆之像。八戒看見，扯着行者道：『兄長的相兒甚像。』沙僧道：『二哥，你的又像得緊，只是師父的又忒俊了些兒。』三藏道：『却好！却好！』遂下樓來。下面前殿後廊，還有擺齋的候請。行者却問：『向日大王廟兒如何了？』衆老道：『那廟當年拆了。老爺，這寺自建立之後，年年成熟，歲歲豐登，却是老爺之福庇。』行者笑道：『此天賜耳，與我們何與？但只我們自今去後，保你這一莊上人家，子孫繁衍，六畜安生，年年風調雨順，歲歲雨順風調。』

衆等却叩頭拜謝。只見那前前後後，更有獻果獻齋的，無限人家。八戒笑道：『我的蹭蹬！那時節吃得，却沒人家連請十請；今日吃不得，却一家不了，又是一家。』饒他氣滿，略動手，又吃過八九盤素食；縱然胃傷，又吃了二三十個饅頭。已皆盡飽，又有人家相邀。三藏道：『弟子何能，感蒙至愛？望今夕暫停，明早再領。』

時已深夜。三藏守定真經，不敢暫離，就於樓下打坐看守。將及三更，三藏悄悄的叫道：『悟空，這裏人家，識得我們道成事完了。自古道：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」恐爲久淹，失

了大事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說得有理。我們趁此深夜，人家熟睡，寂寂的去了罷。』八戒却也知覺。沙僧盡自分明。白馬也能會意。遂此起了身，輕輕的抬上馱垛，挑着擔，從廡廊馱出。到於山門，只見門上有鎖。行者又使個解鎖法，開了二門，大門，找路望東而去。只聽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剛叫道：『逃走的，跟我來！』那長老聞得香風蕩蕩，起在空中。這正是——

丹成識得本來面，體健如如拜主人。

畢竟不知怎生見那唐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